

旧海关史料与煤油进口(1863—1904)

常 旭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中国旧海关史料》中有关煤油进口的贸易统计和贸易报告,系统收集和整理了1863—1904年中国各通商口岸煤油进口的数据,研究了这一时期在中国通商口岸煤油进口和消费的概况。本文指出,19世纪下半叶煤油进入中国后,以其价格低廉等优势如“水银泻地”般进入中国广大的城乡市场,迅速取代了中国传统照明用油。

关键词:旧海关 煤油 近代贸易 美孚

中国近代石油工业发展极为缓慢,石油产品(如煤油、润滑油、汽油、柴油)几乎完全来自进口。清末维新派人士陈炽曾惊呼:“俄美两国之油,销入中国,不胫而走,各埠风行,遂于洋药、洋布之外,多一无穷之罅漏。”^①辛亥革命前一位在中国游历的西方观察家也在书中写到:“深入中国最深的西方文明是福音、煤油和香烟。”^②因此,中国近代煤油进口和运销情况是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扇窗口。

关于中国近代煤油进口早期(特别是19世纪下半叶)的情况,大陆专门的研究较少,一般是作为其他研究的背景介绍,如陈礼军的《1870—1937年外国石油公司开拓中国市场活动探析》^③、张德明的《美国在亚洲的石油扩张(1860—1960)》^④,相关内容也多引自境外的研究成果。境外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聚焦于中美经贸关系,如郑竹园的《美国与中国的石油贸易》^⑤、M. H. Hunt的《中国市场的美国人:经济机会与经济国家主义(1890s—1931)》^⑥、潘序伦的《美国对华贸易史(1784—1923)》^⑦;另一类聚焦于国际石油公司在近代中国市场的经营销售,如吴翎君的《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国(1870—1933)——市场经营与销售的考察》^⑧、高家龙也研究了美孚石油公司^⑨。相对于前贤主要侧重于中美关系和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国经营管理制度的研究,本文利用《中国旧海关史料》关于煤油进口的贸易统计和贸易报告,在系统收集和整理1863—1904年历年通商各埠统计资料的基础上,主要对全国各通商口岸与各来源地、各品牌煤油进口的概况进行了基础研究。

[作者简介]常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836。

① 此处“油”系指煤油,陈炽:《续富国策》卷2《石油石盐说》。转引自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67页。

② [美]E. A. 罗斯著,公茂虹等译:《变化中的中国人》,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256页。罗斯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该书是辛亥革命前西方观察中国的代表性著作,英文版出版于1911年。

③ 陈礼军:《1870—1937年外国石油公司开拓中国市场活动探析》,《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④ 张德明:《美国在亚洲的石油扩张(1860—1960)》,《世界历史》2006年第4期。

⑤ Chu-yuan Cheng, the United States Petroleum Trade with China, 1876 - 1949, Ernest R. May & John K. Fairbank, *America's China Trad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05 - 233.

⑥ Michael H. Hunt, *Americans in the China Market: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Economic Nationalism, 1890s - 1931*, *The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l. 51, No. 3 (Autumn, 1977), pp. 277 - 307.

⑦ 参见潘序伦著,李湖生译《美国对华贸易史(1784—1923)》第11章,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13年版,第133—138页。

⑧ 吴翎君:《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国(1870—1933)——市场经营与销售的考察》,《国史馆馆刊》第28期(2000年6月),第71—106页。吴翎君《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国(1870—1933)》一书2001年由台北稻乡出版社出版。

⑨ 参见[美]高家龙著,程麟荪译《大公司与关系网——中国境内的西方、日本和华商大企业(1880—1937)》第2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5页。

一、旧海关史料与煤油进口资料

中国近代海关编制了大量资料,涉及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教育、宗教等方面。这些资料分为六大系列:统计系列(Statistical Series)、专项系列(Special Series)、公务系列(Service Series)、官署系列(Office Series)、税务司系列(Inspectorate Series)、杂项系列(Miscellaneous Series),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出版物。^①其中,统计系列有月报、季报、年报、十年报告、常关报告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整理贸易年报、十年报告和伪满洲国贸易册,汇编成《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由京华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共170本。^②郑友揆指出,“海关贸易统计报告册……因其内容精确,所占地域广大,已成为研究我国经济之唯一可靠而系统的资料”,“按各种关册之用途,以年报为最重要”。他将年报编制体例的演变分为三个时期:1859—1904年草创时期、1905—1931年统一时期、1932年以后机算时期;其中草创时期又可分为三个阶段:1859—1866年、1867—1881年、1882—1904年。^③研究煤油进口情况,必须先对《中国旧海关史料》中1859—1904年这段时期的年报体例演变及其内在逻辑作一番研究。

(一)1859—1904年年报体例演变

1859年江海关贸易统计共6张表,分成上半年和下半年两组,各3张表,分别为进口表、出口表和复出口表。1860—1863年,各关贸易表均仿照1859年江海关的格式。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开和沿岸贸易的发展,这种内外贸不分的统计方法存在严重的重复统计问题。1864年除山海关外,各关贸易统计开始将对外贸易(Foreign Trade)与沿岸贸易(Coast Trade)分开。

其中洋货进口的情况,分布在对外贸易部分的表1和表2,以及沿岸贸易部分的表5和表6。为了便于说明各统计表中洋货的关系,特作以下标记:洋货以F(Foreign Good)表示,各海关洋货的来源有国外(f,即foreign)、其他海关(o,即other customs),去向有国外(f,即foreign)、其他海关(o,即other customs)、本关(l,即local),并且:

F_{f-f} :自国外进口并复出口到国外的洋货。

F_{f-o} :自国外进口并转口到中国其他海关的洋货。

F_{f-l} :自国外进口并在本关消费的洋货(含领子口税单运往内地部分)。

F_{o-f} :自中国其他海关进口并复出口到国外的洋货(可忽略)。

F_{o-o} :自中国其他海关进口并转口到中国其他海关的洋货(可忽略)。

F_{o-l} :自中国其他海关进口并在本关消费的洋货。

于是如表1所示。

1867年,统计分为各关对外贸易(Foreign trade)和各关沿岸贸易(the whole trade of the ports)两册。每册下又都分全国统计(General trade)和各关统计。1868年将体例调整为:第1册为“全国贸易及税收辑要”(Part 1: Abstract of trade and customs' revenue statistics),第2册为“各关贸易统计”(Part 2: statistics of the trade at each Port),而内容并无变化。各关贸易统计主要有三张表,即洋货贸易、土货的进口和复出口、土货的转口贸易。

洋货贸易统计表的形式由此固定下来,延续到1904年,如表2所示。

① [美]托马斯·莱昂斯著,毛立坤等译:《中国海关与贸易统计(1859—1948)》,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合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本文凡引用《中国旧海关史料》,直接以“《中国旧海关史料》数字-数字”格式在脚注标明。其中,前一个数字是指《中国旧海关史料》的第几本,后一个数字是指该本书中页面底部居中的页码,这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在整理汇编海关史料所添加的页码,整本书一致。如“《中国旧海关史料》8—30”即指《中国旧海关史料》的第8本第30页。

③ 郑友揆著,程麟荪译:《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年)》,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4年版,附录一“中国海关贸易统计编制方法及其内容之沿革考”,第298—299页。

表1 1864年江海关洋货在统计表中的含义

外贸/沿岸贸易	表格序号	表格名称(简要)	含义
Foreign Trade	1	Goods imported from Foreign countries	$F_{f-f}, F_{f-o}, F_{f-l}$
	2	Foreign goods re-exported to Foreign countries	F_{f-f}
Coast Trade	5	Foreign goods imported from Chinese ports	F_{o-o}, F_{o-l}
	6	Foreign goods re-exported to Chinese ports	F_{o-o}

资料来源:《中国旧海关史料》。

表2 1867—1904年各关洋货贸易表表头

Description of Goods	Classified of Quantity	Imported from Foreign countries		Imported from Chinese ports		Re-exported to Foreign countries		Re-exported to Chinese ports		Net amounts imported	
		Quantity	Value

资料来源:《中国旧海关史料》。

这一张统计表也就反映了表1所列的四张表的内容,其逻辑关系是:(进口自国外)+(进口自他口)-(复出口到国外)-(复转口到他口)=(净进口)。也即:

$$(F_{f-f} + F_{f-o} + F_{f-l}) + (F_{o-f} + F_{o-o} + F_{o-l}) - (F_{o-f} + F_{f-f}) - (F_{f-o} + F_{o-o}) = (F_{f-l} + F_{o-l})$$

另外,自1882年起,全国和各关贸易报告又并入年报中,放在统计表之前。因此第1册改称“全国对外贸易报告及统计辑要”,第2册改称“各关贸易报告和统计”。全国贸易报告的内容有General、Revenue、Foreign trade、Shipping、Treasure、Values共6部分,各关贸易报告的主要内容有Local、Revenue、Foreign Trade (imports, Exports, Re-exports)、Coast Trade、Inland Transit、Shipping、Passenger Traffic、Treasure、Opium (foreign, Native)、Miscellaneous共10部分。这一体例一直维持到1904年。

(二)旧海关史料中的煤油进口

《中国旧海关史料》中1864—1904年全国和各关煤油进口的贸易报告和统计数据,主要有:

1. 全国数据:1864—1904年全国年度海关进口煤油数据,包括数量和价值。其中1864—1884年无全国数据,但可由各关数据汇总而得。
2. 各关数据:1864—1904年各关年度海关煤油进口数据。其中1867—1904年,各关有进口自国外、转口自他关、复出口到国外、复转口到他关的煤油数量 and 价值的详细数据。1864—1866年这3年的详细数据则可由表1所示的四张统计表汇总得出。
3. 内地运销数据:1873—1904年各关通过子口税单运往内地的煤油数据。
4. 贸易报告:1882—1904年全国和/或各关贸易报告中煤油相关的描述和分析,这些内容主要集中在全国和/或各关贸易报告中“概要”(“General”或“Local”)、“对外贸易”(“Foreign trade”)、“沿岸贸易”(“Coast trade”)、“内地转运贸易”(“Inland transit”)、“杂论”(“Miscellaneous”)等相关部分。

二、1863—1904年煤油进口概况

据1880年海关关册记载,1863年“洋油”(即煤油)就开始输入中国,当年输入量为2100加仑^①,专供在华的外国人点灯。^②旧海关统计中煤油进口的数据则始于1864年。在1887年之前,进口煤油完全来自美国,1888年俄国煤油开始进口,1893年苏门答腊岛煤油进口到琼海关,俄国和苏门答腊的煤油迅速且全面地进入中国市场,成为美国煤油的有力竞争者。

(一)1864—1887年煤油进口概况

1864—1866年煤油进口量很少,1866年进口约4万加仑,价值约2万上海两。图1是1867—

① 煤油进口的加仑单位为美制加仑,1美制加仑=3.7854升。

② 参见吴翎君:《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国(1870—1933)——市场经营与销售的考察》,《国史馆馆刊》第28期(2000年6月)。

1887年全国煤油净进口数据。煤油进口从19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初显规模,1879年为4.2百万加仑,价值54万海关两。进入19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迅速增长的趋势,1886年增至23.0百万加仑,比1879年增加了4.5倍,年均增幅高达2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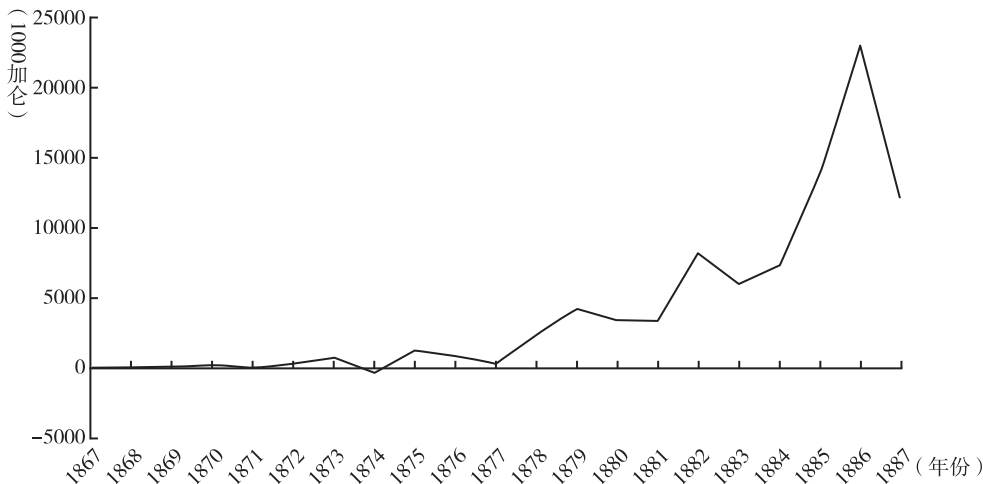


图1 1867—1887年全国煤油净进口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旧海关史料》制作。

说明:1.《中国旧海关史料》自1885年才有全国煤油净进口的数据,1867—1884年的全国数据系笔者将每年各海关净进口数据加总而得。2.1874年全国净进口数据为负值,这是由于1873年江海关从国外进口量高达106万加仑(1872年这一数据才仅为41万加仑),造成存货大量积压,在1874年复出口到国外78万加仑。

这一时期,江海关煤油进口占全国净进口的绝大部分,“江海关进口/全国净进口”的比例一直高达90%以上。上海作为东部沿海和长江入海口交点的区位优势非常明显。进口到上海的煤油,一部分转运到北方的烟台、天津和营口;一部分溯长江而上,转运到镇江和汉口。上海与宁波的贸易关系也非常密切,宁波进口煤油主要来自上海;进口到上海的煤油还转运到福州。事实上,北方重埠天津到1875年才自国外直接进口,1880年的进口数量也仅15万加仑左右。长江流域各关则迟至1896年才有煤油直接自国外进口的记载,20世纪初汉口才成为直接进口煤油的重要口岸;而除了汉口,长江流域的其他海关在1904年之前,几乎没有直接进口煤油的记载。^①煤油进口的情况表明:“上海不仅是一个巨大的进出口贸易的中心,而且还是中国南方和北方交换本国货和外国货的一个大商埠。”^②另外,东南沿海的广州、厦门和福州煤油进口主要来自香港。这一时期奠定的煤油进口格局,即香港辐射闽粤,上海辐射华东、华北和长江流域,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基本未变。

(二)1888—1904年煤油进口概况

1888—1904年全国煤油净进口总量的增长趋势呈现徘徊增长的特点,如图2所示。1891年、1893年、1897年、1901年和1904年是本阶段煤油进口的5个高峰期。1904年全国煤油净进口量为157百万加仑,比1888年的17百万加仑增加了8倍,年均增长率约为15.1%。班思德指出中国近代对外贸易一般呈现徘徊增长的特点:“进口洋货,激增之后,每隔若干时,则继以锐减,循环往复,似有

^① 但这并不是说长江流域没有煤油消费,需要指出的是:上海煤油转运到其他口岸,除了通过洋船所从事的沿岸贸易外,也有相当比例是通过请领子口税单或民船报常关缴纳厘金运输到其他地方的,自1873年在闽海关和浙海关统计中就有请领子口税单向内地运输煤油的记载。在1880年宜昌关的统计中有从其他口岸转运进口的煤油灯11122件,价值1430海关两;1881年又有8916件,价值1025海关两,据此可以推测此地应消费煤油。参见《中国旧海关史料》8—529、9—99宜昌关相关统计表。

^②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5, 1846年9月, pp. 467—471,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55页。

定例。……惟历次锐减之数,比较言之,后一次每视前一次,略胜一筹,至各次激增水准,后者亦辄较前者为高。”^①验之中国近代煤油进口贸易的发展情况,则若合符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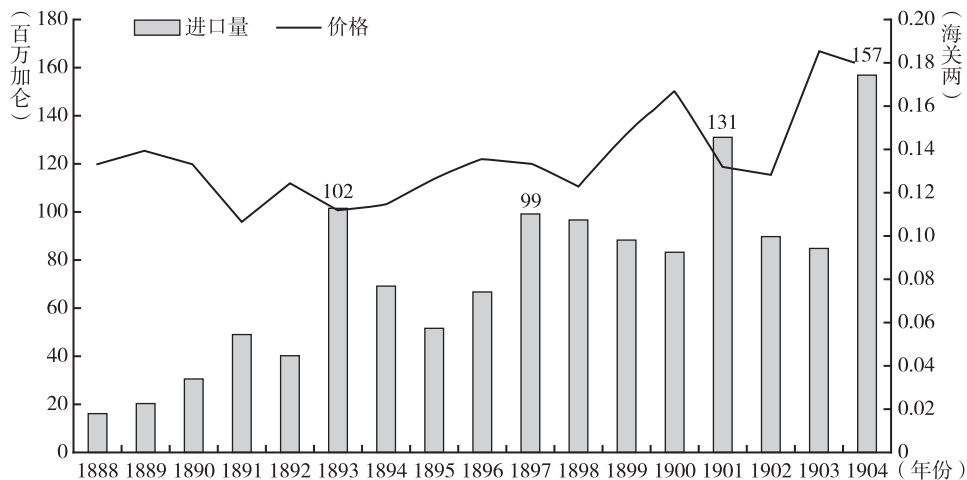


图2 1888—1904年全国煤油进口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旧海关史料》制作。

本期煤油价格以海关两计量呈现上升趋势,但若以英镑或美元计价,反而是在下降,这一方面是由于本期海关两相对于英镑和美元,总体上处于贬值趋势;另一方面是由于原油开采、炼油技术、远洋运输、市场竞争等因素的变化,煤油国际价格处于下降趋势。

本期江海关煤油进口占全国净进口的比重从90%以上下降到60%左右,其他口岸对外贸易日益开放,煤油从国外直接进口的比重逐渐增大。江海关通过沿岸贸易转口到其他口岸的煤油量占其进口量的比重则从不足60%上升到70%左右,江海关在全国煤油贸易中处于支配地位。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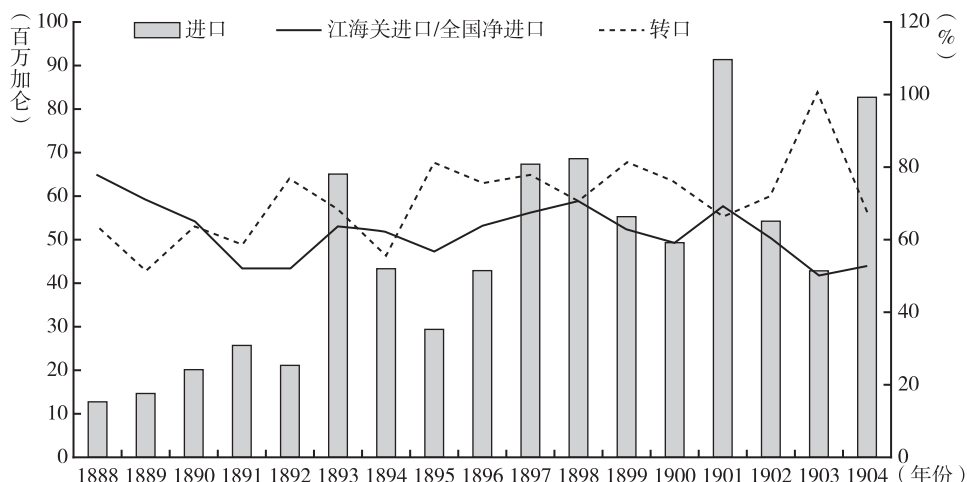


图3 1888—1904年江海关煤油进口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旧海关史料》制作。

从国外直接进口煤油的通商口岸增多,主要是北方各埠和长江流域的汉口。以汉口为例,1896年有1百万加仑、价值13万海关两的俄国煤油直接进口,占当年进口俄国煤油的16.8%,占该关全

^① 参见班思德编《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科民国20年译印,第142页。

部煤油进口的8.6%,随即停止。1900年德商瑞记洋行开始在汉口建筑煤油池,而次年皇家荷兰石油公司也开始仿建油池。^①1901—1904年汉口自国外的煤油进口主要为苏门答腊煤油,^②分别为2.2、5.3、4.4、10.3百万加仑,分别占该关当年煤油进口的12.8%、37.1%、28.8%和52.3%。北方的天津和烟台也成为直接进口煤油的重要商埠。天津联系华北腹地,而烟台与东北和朝鲜都有紧密的贸易联系。此外,华南各埠自国外进口煤油的数量都大幅增加。^③

(三)煤油的来源地及各种品牌的竞争力

1888年俄国煤油首次进入中国市场,上海、九江、芜湖、镇江、宁波、厦门、琼州都有俄国煤油进口的记录,其中江海关和厦门关进口量比较大。^④从1889年海关将煤油分来源地统计后,1889年只有北海、蒙自两关无俄国煤油进口,可见其进入中国市场之迅速。1893年苏门答腊煤油首次进口,1901年婆罗洲煤油首次进口,1904年缅甸煤油首次进口。婆罗洲、缅甸的煤油进口在本期仅限于中国东南沿海或西南边疆的个别口岸,且其数量相对于美国、俄国和苏门答腊煤油的进口量,均微不足道。俄国煤油进口所占比重,1889年占27.4%,到1895年竟然后来居上,超过美国,高达26.6百万加仑,占到51.1%;苏门答腊煤油所占比重在1901年超过俄国,达到31.0%,此后与美国平分秋色,大体上各占40%,而俄国则降至20%以下。1900—1902年美国煤油市场份额稳步回升(1900年41.2%,1901年44.1%,1902年50.3%),而俄国煤油从1900年39.1%的市场份额跌落到1902年的11.2%。此后随着俄国巴库产油区陷入动荡之中,俄国煤油的份额日益减少。

俄国、苏门答腊煤油能够迅速进入中国市场,攫取美国煤油的市场份额,从其油价可观其大概,见表3。美国煤油价格最高,1889—1904年这16年间平均比俄国煤油每10加仑高出0.19海关两;苏门答腊煤油则比俄国煤油价格稍低。在俄国煤油进入中国市场初期,美国煤油有降价竞争的态度,1894年价格甚至略低于俄油,但此后又恢复并保持原先的价格差。从价格来看,1901年和1902年是苏门答腊煤油抢占俄国煤油市场份额的关键时期,这两年均价,每10加仑竟比俄国煤油低0.25和0.27海关两。

从19世纪末各来源地煤油的品牌看,美国煤油品牌,如“Devoe's Brilliant”(德富士牌)、“Comet”(慧星牌)要明显优于俄国的“Anchor”(铁锚牌)和苏门答腊的“Crown”(僧帽牌)。俄国煤油包装不完善,运输过程中容易发生泄漏;煤油品质参差不齐,有些煤油由于含硫大,腐蚀铁罐,因此不能长期存放;开罐稍久,煤油的光亮会减弱,罐底油在燃烧时光亮弱;烟尘大,发热多而光亮少;燃烧速度快。俄国煤油相对于美国煤油,优势只是更接近中国市场,煤油价格稍低——“从中国人的眼光来看,‘质量’,用此地(汕头)消费者的语言来说,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价格’的同义语”。^⑤从各个口岸美俄煤油的竞争情况看,俄国煤油在经历短暂的繁荣后,逐渐又被美国煤油夺回市场,有些口岸甚至发现,俄国煤油装入美国油罐,充作美国煤油出售。苏门答腊煤油的品质似乎比俄国煤油稍好,而价格更低(这是由于它的产地比俄国煤油和美国煤油更接近中国市场)。俄国和苏门答腊煤油的消费市场主要是在通商口岸和城市以外的广大内地——因为在那里,价格是唯一的决定因素。1914年江汉关贸易报告论及各来源地的煤油,划分了煤油的等级,并论述了各等级煤油的销售市场:

① 《中国旧海关史料》31—215、33—207

② 《中国旧海关史料》37—318、39—368

③ 华南各埠煤油进口主要来自香港,而贸易统计中归入“自中国其他口岸和香港”列下;自1894年各埠直接自国外进口的情况突然涌现,而“自中国其他口岸”项下几无进口,这是海关统计口径上的变化,即将自香港进口归入自国外进口。

④ 1888年在海关的贸易报告中已有俄国煤油进口的记载,不过当年海关统计中并未将不同来源地的煤油进行区别(1889年开始分别统计)。1888年江海关贸易报告说:3艘轮船运载2.5百万加仑的煤油自黑海到达上海,很快建立起品质信用,并从上海转运到镇江、九江、芜湖、宁波和温州销售;其价格稍微便宜,并且亮度与美国品牌的煤油相当,“消费者似乎不知道两者有什么区别”,参见《中国旧海关史料》14—222、14—160、14—181、14—199、14—269、14—293、14—510。

⑤ Commercial Reports, 汕头, 1894, pp. 9—10,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第1173页。

煤油增减之故。须知中国用油分有等级：一为高等油，如美国及波斯箱煤油是也；二为中等油，如美孚之鹰牌散装煤油及亚细亚行之苏门答腊煤油是也；三为三等油，如波罗岛煤油是也；四则中国菜籽花生等植物油是也。普通人之心理，莫不趋尚便宜，但光能合用，即为所喜，是以价廉之苏门答腊煤油及美孚行散装煤油最易销售，然非谓高等及第三等油遂可稍减。此二项大约仍可持久，因高等油可另辟销场，而第三等油亦逐渐可排挤土产之植物油也。而中等之美孚及苏门答腊煤油，则日见畅行，稳可无虞。^①

表 3 1889—1904 年各国煤油价格 单位：海关两/加仑

年份	K - A	K - R	K - S
1889	0.145	0.123	
1890	0.138	0.115	
1891	0.110	0.096	
1892	0.128	0.112	
1893	0.111	0.112	
1894	0.114	0.116	0.120
1895	0.134	0.120	0.134
1896	0.144	0.125	0.141
1897	0.144	0.125	0.123
1898	0.136	0.111	0.108
1899	0.160	0.137	0.134
1900	0.183	0.157	0.152
1901	0.150	0.132	0.107
1902	0.151	0.127	0.100
1903	0.215	0.173	0.166
1904	0.197	0.170	0.16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旧海关史料》制作。

说明：K - A 指美国煤油，K - R 指俄国煤油，K - S 指苏门答腊煤油。

三、煤油迅速进入中国市场的原因分析

煤油从 1863 年进入中国，到 1886 年高达 23 百万加仑，1904 年更高达 157 百万加仑。它首先被通商口岸城市的店铺和住户使用，接着迅速进入中国内地，为中国所有社会阶层所接受，成为一种生活必需品。1882 年“在各条约口岸周围，相当大的区域内已普遍使用煤油了。……每个村庄都有廉价的煤油灯。”^②煤油进口贸易的迅速发展，得益于西方列强在 1840 年以后在中国攫取的经济政治特权，正是在一系列条约所规定的贸易制度下，外国产品才能低成本地进入中国的通商口岸和内地。本节在基本贸易制度环境之外，结合海关贸易报告，说明煤油进口贸易迅速增长的一些具体原因。

本节借用 SWOT 分析方法来考察煤油相对中国传统的照明用植物油（花生油、豆油、茶油、桐油和菜油）的优势和劣势、威胁和机遇。煤油的优势，首先在于价格便宜，而且亮度高。^③如在汉口（1879 年），茶油每担 5 两 6 钱，大麻油 5 两 4 钱，而煤油仅 2 两 8 钱；^④在宁波（1884 年）煤油零售价，每斤 32 文，而豆油、花生油和其他植物油每斤要 84 - 88 文。^⑤其次，中国传统照明用植物油的供给缺乏保障，受自然环境的影响非常大，因此价格波动频繁；并且在农业歉收时，这些作物要更多地被作为粮食，而不是压榨制油。张之洞曾说：“自火油盛行，（花生油等）相形见绌，销路愈滞，价值日昂。

① 《中国旧海关史料》64—592

② Commercial Reports, 上海, 1891, pp. 9 - 10,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 3 册，第 1388 页。

③ 《中国旧海关史料》10 - 148, 10 - 164, 10 - 183。

④ Trade Reports, 汉口, 1879, p. 29,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 3 册，第 1390 页。

⑤ 《中国旧海关史料》10 - 663。

种植少则害在农,榨制稀则害在工,贩卖微则害在商,吾民生计所关,实应禁止。”^①煤油的劣势在于易燃,不能像植物油那样使用传统的灯盏进行燃点,而是需要使用煤油灯及其灯芯;而煤油灯价格高,煤油灯防风用的玻璃罩也容易坏。^②由于煤油易燃,运输煤油的民船索取更高的运费,抬高了煤油价格。此外,中国人存放和使用煤油不注意安全,曾有引发火灾的记载。^③

由于煤油易燃,因此在煤油进口初期,所面临的重大威胁在于,地方官府、士绅出于对火患的担忧发布告示,禁止或限制煤油的使用。^④有的地方政府对煤油征收高额的捐税,如琼州(1882年)、厦门(1883年)、汕头(1884年、1885年)、淡水(1886年)均有记录。^⑤1887年琼海关贸易报告指出:“在南方,煤油是政府在征税时偏爱的对象。每数月就有新的捐税加诸其上。”^⑥煤油价格在某些地区由于商业投机而剧烈波动,损害了贸易的正常发展。此外,煤油贩运商人在零售时,可能向其中掺水,从而降低煤油的质量。

尽管有以上数端威胁,煤油还是具有非常良好的发展机遇。随着通商口岸和城市的发展,对煤油需求非常旺盛,而内地和农村地区也是具有潜力的市场。中国旱涝灾害频发,油料作物减产,客观上为煤油进口提供了契机。为了向内地和农村推销煤油,美孚石油公司还开发了一种带有玻璃灯罩的罐式煤油灯,在19世纪90年代,美孚石油公司配送了约8百万盏这样的煤油灯。^⑦而且中国国内出现自制简易煤油灯的手工作坊。如在广州仿照外国样式制成的煤油灯,价格仅是外国进口灯的1/3—1/5,灯罩也很便宜,只有原来的1/4;^⑧烟台关1888年的贸易报告提及用染料瓶制作的一种原始的煤油灯;^⑨北海关1894年的贸易报告提及:“土人所用火油灯多以瓦器或马口铁制成,仿似小茶壶之样。其灯芯出于茶壶之嘴,每个价值铜钱不过数文,相宜贫民之用。”^⑩

煤油商品的核心竞争力——价格和亮度——使它在中国市场上站稳了脚跟,即使在煤油捐税比较重的琼州,“无论时世如何艰难,均不能阻(火水油、自来火的)销路畅旺,似与居家之开门七事无异也”。^⑪这充分说明:“当中国人找到一种既适合于他们的需要,又合乎普遍消费之用,价钱又为他们财力所及的商品时,中国人的需求是很大的。中国人固然无疑是保守的,但是当他们一旦相信为了他们的利益必须把老的习惯和旧的偏见遗弃的时候,他们是很容易做到的。”^⑫

煤油进口始自1863年,首先在上海等主要通商口岸的租界使用,很快普及到所有通商口岸和城市,并进入中国内地和农村。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壳牌运输贸易公司首创的散装煤油的运输方式极大地促进了煤油贸易的发展,油轮运输、煤油池栈的建设、铁路转运等新的运销方式及相关税收政策优惠降低了煤油的成本。同时,美孚、亚细亚、德士古这三大石油公司先后废止委托洋行或依靠买办的经营方式,改为在中国建立直接的经销网络,中国近代“洋油”如“水银泻地”般地涌入中国城乡,20世纪以后的煤油进口值得进一步研究,其所能依据的史料也更为丰富。

(责任编辑:高超群)

① 参见《张文襄公全集》卷217《书札四》,第6—7页。

② 参见烟台关1885年的贸易报告,《中国旧海关史料》11—80。

③ 参见打狗关1882年的贸易报告,《中国旧海关史料》9—766。

④ 参见福州关1883年的贸易报告,《中国旧海关史料》10—277。

⑤ 《中国旧海关史料》9—849、10—353、10—775、11—354、12—304。

⑥ 《中国旧海关史料》13—488。

⑦ Ernest R. May & John K. Fairbank, *America's China Trad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15.

⑧ 参见琼海关1885年的贸易报告,《中国旧海关史料》11—401。

⑨ 《中国旧海关史料》14—82。

⑩ 《中国旧海关史料》22—227。

⑪ 参见琼海关1894年的贸易报告,《中国旧海关史料》22—218。

⑫ Commercial Reports, 上海, 1891, pp. 9—10,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164页。